中国经典阅读教学与现代阅读教学渊源考

 **吉利学院：许书明**

**重庆巴蜀中学：余悦**

2023.3.17日已投《课程教材教学研究》

**摘要：**古代阅读教学历史悠久，研究古今阅读教学的渊源，可以加深对阅读教学的认识。不论是古代的阅读教学还是现代的阅读教学，都能反映出阅读教学内在的规律。本文从考察阅读教学的含义出发，简要分析了古今阅读教学的内容和目的，归纳了古代经典阅读教育和现代阅读教育的五个特点，最后总结了古代经典阅读教学对当今阅读教学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中国经典 阅读教学 现代阅读教学 渊源考证

纵观自古以来的语文教育历史不难发现，20世纪是一个分水岭。20世纪初期语文独立设科以来，阅读教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无论是教学的方法还是教学的内容，现代的阅读教学都与古代的阅读教学有着显著的差异。可以将阅读教育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

古代并没有阅读教学的说法，阅读教学这个名称来源于西方。古人教经书，一般重视“讲”和“读”，清代的颜元在《存学编》中将“讲读”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提到“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工于习行者八九”。民国初期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中，仍然保留了“讲读”这一说法。二十年代后，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学界开始使用“阅读教学”这一概念。梁启超在《教授法》中认为国文课应“令学生阅读”。夏丏尊和叶圣陶合编的《国文八百课》中也把阅读作为国文科的教学目的。在20世纪60年代的教学大纲中，为了强调教师“讲课文”，阅读教学曾被改为“讲读教学”，不过在80年代又改回了原来的“阅读教学”，并沿用到现在。

《教育大辞典》中，阅读教学指主要通过阅读范文来提高理解语言的能力，提高阅读能力，吸收思想营养和写作营养。[[1]](#footnote-1)无论是古代的“讲读”还是现代的“阅读教学”，其含义都是相近的。阅读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水平，还能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陶冶学生爱美的情趣，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环节。

一、古今阅读教学的内容和目的

我国古代的经典阅读教学的内容主要是“经典”书籍，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代表，同时以一些蒙学读物为辅，如被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五经成为了历代学子必读的经典，是古代阅读教学的核心内容。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篇和《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加上“五经”成为了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古代教育到后期大多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标，四书五经自然成为了阅读教学最主要的内容。除四书五经之外，还有一些诸子书和历史书，如唐彪《读书作文谱》中提到，“从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强调了读诸子书、史书的重要性。另外，还有一些文学选集也要读，如《昭明文选》、《唐宋八大家文抄》、《古文观止》等。古人的阅读教学除了“明道”之外，也有历史文化、文学写作技巧等方面的教学内容。

经典阅读教学承担着传授人文知识、进行伦理教育和陶冶性情培养人格等目的。古人认为“文以载道”，“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读书是为了“得道”，以达到古人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阅读是为了“明道”，学生通过阅读学习并获得古代先贤的观念和智慧，提高自身修养、增加自身的见识，最终成为君子。可以说，在古代的阅读教学中，阅读本身并不是阅读教学的目的，而培养当时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分子，才是阅读教学的终极目标。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原本封闭的阅读教学体系迅速变得开放起来，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过去的经典和有限的一些蒙学读物，增加了其他的内容。如1936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规定教材选文可有中外名人传记、名著译本节选、诗歌、小说、名人游记、歌剧和话剧等，内容非常丰富。《国文八百课》是该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课本，选文也体现了上述的种类多的特点。古今中外都囊括了进去，如古代的《项脊轩志》、《杨修之死》；现代的鲁迅、巴金、胡适等人的作品；连莫泊桑的《项链》、木田独步的《疲劳》等外国作品都被选进了教材，作为阅读教学的材料。课文的类型也多种多样，诗词、小说、相比古代的阅读教学，现代阅读教学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而是多种多样，为阅读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现代阅读教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所提到的“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另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的兴趣、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和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前者主要是由阅读教学承担的，后者则是所有课程内容的共同目的。

二、经典阅读教学和现代阅读教学的特点

我国的阅读起始于甲骨文的殷商时期，历史悠久，先秦时期的学而时习、由博返约、知人论世等理论博大精深，秦汉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阅读理论的发展时期，出现了陶渊明的会意读书法、诸葛亮的观其大略读书法等。隋唐两宋时期，阅读理论趋于成熟，出现了朱熹读书法和《朱子语类》等。元明清时期出现了较多的论述阅读理论的专著，如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清代唐彪的《读书作文谱》等。古人们的读书方法、读书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现代的阅读教学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人的成果，并进行了改进，使之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需求。虽然古今阅读教学有诸多差异，但现代的阅读教学还是无法斩断与古代的联系。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即合理”，无论是现代的阅读教学还是古代的阅读教学，都体现出了汉语阅读教学的本质规律，因此在某些方面，古今阅读教学有一些相似的特点。

1、阅读教学的步骤

《中庸》将学习的过程分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的第一步是博学，就是广泛的猎取，培养好奇心。如果失去了好奇心，那么学习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第二步是审问，学习要进行怀疑，追问自己不懂的地方。第三步是慎思，就是进行仔细思考和分析；第四步是明辨，即辨明真假优劣；最后一步是从理论到实践，运用自己所学的内容。这一学习过程运用在阅读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广泛涉猎培养兴趣；第二阶段思考文章的谋篇布局以及遣词造句等，形成自己的认识；第三部将自己的认识运用到实践中，例如将阅读的收获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

现代阅读教学有很多种教学步骤。以20世纪90年代的“八步教读法”、“五环节教学法”、“整体阅读教学模式”、“循文——明象——悟道”四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阅读教学过程理论[[2]](#footnote-2)为例，我们不难发现这四个阅读教学理论虽然具体的表述不同，但其大致步骤是相似的，都是首先通过朗读或提问来整体感知文意，然后具体分析文章，产生自己的思考，最后通过总结归纳或写作等方式，将自己的认识运用于实践中。新课标中也提到了“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在阅读的第一步上，新课标和《中庸》的观点相似，都认为首先应当让学生扩大阅读的面，以培养阅读的兴趣。

虽然具体的步骤和实现手段不同，但古今阅读教学基本都体现有一些从理论到实践的特点，阅读教学的直接目的都是指向实践的。而实践往往通过写作或总结归纳等方式来进行。

2、精读与略读

古人注重读书的精与略。朱熹和唐彪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朱熹认为，读《论语》和读《孟子》应当有区别，《论语》微言大义适合精读，《孟子》大段文章只需背熟，并不需要逐字逐句细细体会。唐彪对阅读教学中“博”和“约”、“缓”与“急”的看法非常深刻。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精读与略读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学者读文，不可专趋一体，必清浓虚实，长短平奇并取”，也就是读书的面要广，内容要多；但他同时也指出，读贵约，而阅宜博。精读需全面而略读需广博。同时，在阅读的计划上“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要将书分等级进行阅读。

现代阅读教学同样也将精度和略读置于比较重要的位置。1932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在阅读板块中，无论是教学时间分配、教材大纲还是实施方法概要，均通过“精读”与“略读”两方面来安排。要求“令学生按个别的兴趣与能力，选读书籍，除定期刊物外，每学期至少二种”。[[3]](#footnote-3)上世纪中后期的教材有很多也是按照精读和略读来分别组织安排课文的。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进行试教的语文教材，将初中课文分为讲读课文和自读课文，自读课文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己阅读。高中课文也分为诵读、复读、浏览课文或研读、参读课文。[[4]](#footnote-4)王荣生提出的选文分类理论将教材中的文章分为“定篇、例文、样本、用件”四种类型，认为不同类型的课文承担不同的功能。这种分类方法是比较新的有关教材选文分类的研究。虽然称呼不同，但将文章用精读和略读加以区分，是古代以来的传统，也是古今阅读教学相通的部分。

3、启发诱导

韩愈的《师说》提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代表了古代对教师作用的看法。自古以来，教学就有启发诱导的传统。如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孟子也提到“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学记》也对启发式教学非常重视，“君子之教，喻也”，教学要留有空白，给学生自己思考的余地。朱熹也十分重视启发诱导，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须教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认为启发诱导的关键是“质疑”。王阳明则认为，启发诱导是教师的“点化”与学生的“解化”，王夫之强调，学习要从学习者“本心为乐”出发，注意激发学习动机。新课标中也提到，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收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教师应加强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引领和点播”，凸显了教师启发诱导的重要性。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应当着眼于主动性，通过教学发展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强化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让学生主动探索知识。

4、诵读

不论古今，阅读教学和诵读都是分不开的。古代的阅读教育非常重视读，荀子认为“学，始乎诵经”，朱熹在《读书之要》中提到“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苏轼也认为“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学生先读，由初读到熟读，在熟读成诵。朱熹曾经提出“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但过分强调诵读却容易造成薛瑄所说的“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这样的朗诵“心杂气粗，急声以诵”，使读者无法理解其意义。这样只读不思，片面的朗诵导致现在很多人一提到私塾，脑中就浮现出一幅一群儿童摇头晃脑却不知自己读的是什么的场景，如同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描绘的大家高声读书的场面。

新课标中的阅读教学部分指出：“各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读，各学段关于朗读的目标中要求‘有感情地朗读’，这是指，要让学生在朗读中通过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作品中的情感态度，学习用恰当的语气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品情感态度的理解。朗读要提倡自然，要摒弃矫情做作的腔调。”无论是古代的私塾，还是现代的中小学，早晨读书都是重要的传统。有语文早读英语早读，甚至政治历史早读，却很难见学校开设数学早读化学早读，这显然是语文学科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在古代和现代的阅读教学中，诵读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5、思辨质疑

古人认为，阅读不仅仅要熟读能背，还要读思结合，理解其意义。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提出对书中的内容不能不加分辨全盘接受，而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朱熹《朱子家训》中的“观书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有可疑，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读书不能因为圣贤而盲目接受，也不能因为世俗庸人而加以拒绝。朱熹的读书法体现了“思辨”，即对读的书要有自己的思考。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阅读教学中，学生的思考和见解一度被看得不那么重要，教师讲学生听成为了阅读教学的主流，实践证明这样的教学效果并不好。而新的课改则非常重视学生的主体性，重视学生的思考，认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不应以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将阅读看做学生的独特体验，这样能够减少“只读不思”情况的发生。

三、经典阅读教学方法对现代阅读教学的启示

我国古代阅读教学历史悠久，在实践中古人总结了很多阅读教学的方法，也在各种文献资料中留下了丰富的案例。虽然看起来这些方法已经显得过时，但其体现了语文阅读教学的本质和规律性的内容，值得今天的阅读教学借鉴。我们可以批判性的借鉴这些古人的阅读教学方法，让传统的教学方法重新焕发光芒。

1、阅读教学方法

从孔子开始，教学就非常注重“启发诱导”，这也是现代阅读教学的重要方法。启发引导的重点在于适时进行教育，教师要善于抓住时机，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进行阅读教学，切记将每篇文章肢解成段，然后分段概括段落大意。一些文章并不适合如此分析，这样会丧失文章的美感。启发引导还要求循序渐进，当其可而教。机械地重复学习已经学过的知识无益于学习成绩的提高，在阅读题上，采用题海战术效率使非常低的，枯燥的重复容易让学生产生厌烦。

朗诵课文可以加强对文章的理解，也能帮助记忆，还能加深对文章情感的体验。古代的文人大多都能熟记大量的文章。很多学生一看到课文不要求背诵，便大呼庆幸。背诵显然已经成为了他们学习语文的一大困难。如果能在背之前多诵读几遍，就能加深对课文的印象，降低背诵的难度，以免因为背诵对语文丧失了兴趣。

古代读和思结合的阅读传统也很值得现代阅读教学借鉴，熟读并背诵并非阅读的目标，而是理解文章内容的手段。学生对文章中的内容进行思考，才能获得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产生自己的见解，而这是“填鸭式”教学所不能提供给学生的。

2、阅读方法和文章分类

唐彪和朱熹都认为，有的书应当“精”和“细”，有的书应当“广”和“博”。教材的编排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高中语文教材分为了必修和选修，每个单元里面又安排了数篇应当详细讲解的课文。在阅读教学的时候，不能把所有课文都非常详细地讲一遍，这样时间是不够的。教师可适当安排，按课文自身的特点将课文分为若干等级，不同等级的教学有不同的要求，这样才能分清轻重缓急，避免教师讲得太多，挤压了学生的思考空间。同时，学生读书也应“博”，阅读教学重在阅读，不光要读课内的教材、参考书，也要多读读课外的著作，这样才能对阅读产生兴趣，养成独立阅读的能力。

我国的经典阅读教学历史非常悠久，虽然距今时间非常遥远，但古人的阅读教学却有很多值得现在借鉴的地方。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古代阅读教学，就能从中汲取养分，将古人的智慧为现代阅读教学所用，为阅读教学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 许书明,徐海梅.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2. 韩雪屏. 中国当代阅读理论与阅读教学[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3. 人教网.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与内容[EB/OL]. http://old.pep.com.cn/xiaoyu/jiaoshi/tbjx/kbjd/kb2011/201202/t20120206\_1099044.htm, 2012-02-06
4. 张传宗. 中国阅读教学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5. 课程教材研究所.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 李运富. 借古鉴今谈阅读教学[J].语文建设,2014,(13):4-8.
7. 何遥. 读·思·行——中国古代阅读理论对文言文教学的启示[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02):114-116.
8. 陈素志. 古代阅读教学理论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启示[J].语文教学通讯·刊(学术刊),2011,(12):28-29.
9. 谷艳春. 我国古代阅读教学规律初探[J]. 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07,(04):66-67.
1.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Z]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footnote-ref-1)
2. 韩雪屏. 中国当代阅读理论与阅读教学[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footnote-ref-2)
3. 课程教材研究所.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footnote-ref-3)
4. 张传宗. 中国阅读教学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footnote-ref-4)